

# 山里人

杜春世 著

原子能出版社

# 山里人

杜春世 著

原子能出版社  
• 北京 •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山里人/杜春世著. —北京:原子能出版社, 1996. 10

ISBN 7-5022-1523-9

I. 山… II. 杜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…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08603 号

**内 容 简 介**

书中以杨国光、刘清、申大坚、高玉萍等人物的典型形象的刻画为主线,使读者饱览了核工业战线职工们的英姿和壮美业绩。通过某厂为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第一座核电站,研制关键核部件的艰难过程,热情地赞扬了党的改革开放政策,在军工战线上“保军转民”的英明决策。

全书情节跌宕起伏,贴近生活,真实亲切,有较深刻的现实意义。

© 原子能出版社, 1997

原子能出版社出版 发行

北京海淀区阜成路 43 号 邮政编码 100037

北京市文星福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1 字数 255 千字

199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6000

定价:16 元

## 序

在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和厂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与关怀下，长篇小说《山里人》终于同广大读者见面了。

记不清是哪位哲人说过：人生充满诱惑，也就充满追求；诱惑永无止境，追求也就难以停歇。我对这位先生的哲理颇为赞同并深有体会。

记得，我远在 20 岁左右的时候，作家梦就走上了我的温床。我想，用真情的笔去写生活中的真、善、美，有什么不好呢？于是乎，不知深浅地“爬格子”，用文字做积木，架设一种幻想。稿件如雪片一样飞向编辑部，但又如晚秋落叶般飞回来。直至 1964 年 8 月，一篇短篇小说《春暖心间》，好不容易在《包头文艺》（现改为《鹿鸣》杂志）问世了。

接着的十年“文革”辍笔。时间在不觉中溜走，悄悄地带走了我的青春，却没有带给我多少成功，蓦然回首，仍是业绩平平。

我渐渐地悟到，搞文学创作虽然是甜蜜的事业，却要付出痛苦的煎熬。

1984 年初夏，原中国核工业部“神剑”文学艺术学会在北京成立，厂领导推荐我去参加，并在会上当选为理事。同年 8 月 31 日，厂“神剑”支会成立。这令我欢欣鼓舞，似乎有一股原动力催我，把放慢了的笔重新疾快地拿起。随着“神剑”活动的开展和参加部“神剑”举办的几次笔会，我的视野开阔了，思维丰富了，似乎写作技巧也提高了。我感谢“神剑”，感谢厂党、政、工领导为我

参加文学创作活动大开绿灯。

我继续观察社会，体验人生，认真拜读名家之著。工余，坚持“爬格子”。透过那一个个既苦涩又亢奋的黯夜，我看到了太阳反射的光亮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的创作渐丰了——相继在国内报刊公开发表了 30 余万字的电影文学剧本、中短篇小说及报告文学作品。每当有署着我名字的沉甸甸的大信封深情地呼唤着我、扑打着我渴望的风尘朝我飞来时，我深切地感受到人生的充实。

我越发鲜明地悟到，作家的责任是关注生活，追求真理，任何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，都应该以敏锐的眼光去捕捉发生在自己身边的重大题材。我在核工业系统生活、工作了 30 余年，这既是我创作的“资本”，又给我提供了“关注”的得天独厚的条件。1961 年，我从北京的原子能研究所调到 A 市的 X 厂，我便由“北京人”变成了“大漠人”；1969 年，我从 A 市又调到了 B 省的 Y 厂，我由“大漠人”又变成了“山里人”。我深刻地意识到，写我们的工厂，写我们这些“山里人”，才是我的使命。我参加了工厂最基层的生产实践。在我的经历里，接触了大量的人。他们当中有中科院院士、学者、教授、专家、各级行政领导、各级党务工作者及基层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。我与他们攀谈，我向他们请教，努力去熟悉他们。我开始着手写一部以我们核工业“保军转民”为大背景的长篇小说《山里人》。

我知道，任何一个作者（作家）都应该保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严肃的创作作风；文学创作更是与时代变迁和社会现实息息相关的。这就让我鲜明地感到，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工厂这块故有的热土已消褪了昔日的浮躁，一切都回归到历史的本然，人们跳出了历史的怪圈，卸下了沉重的精神包袱和思想包袱，踏着时代的节拍，迈着坚实的步伐，开始了经济腾飞的创

举。工厂，迎来了“保军转民，以民养军，军民结合，以核为主，多种经营”改革开放的使然。根据敬爱的周恩来总理1970年2月8日提出的在我国发展核电的指示，代号称之为“728”工程的秦山核电站，经党中央、国务院系统地审批，于1983年6月破土动工了。而工厂将为核电站生产核部件——一幅美好的光辉前景，如诗如画般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。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，我走进了这部长篇小说《山里人》的序幕。

美好的前景，需要人们去奋斗，去牺牲，需要有一个“集团”性质的人去共同努力，共同创造。因此，我在《山里人》里，塑造了杨国光、刘清、申大坚、何文清、高玉萍、张万宝……等等这样一个群体人物形象。他们都曾领略过世间的沧桑，饱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，自然也就懂得小草与青松有同样的价值，大海与小溪有同样的美丽。他们认准了一条道走下去——只要对企业、对社会、对人民有益。

毋庸讳言，任何一个作家都应该在作品中把自己内心的体验表达出来——我觉得，是杨国光等人站在“保军转民”的风浪尖上，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、大智大勇，领导、团结核部件生产厂的广大职工，创造出了人间的奇迹。我钦佩他们，爱他们，因此我要歌颂他们。从环境决定心态的角度讲，我长年生活在核工业系统，自然该用我的笔，去反映我们核工业（工厂）的风貌。我们“山里人”都有勇气面对现实，接受现实。不管冷峻还是绚丽，人生多一点波折，多一点坎坷，多一点遗憾，生活才能得以丰富和充实，生活才不致失去其光彩。

一个人喜欢什么，就选择什么。我喜欢的是在业余时间“爬格子”。我认为，一个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反映时代精神，塑造人物形象，达到能给人以教育或启迪或增长知识之目的，那他就

无异于对这个社会做了一点贡献。

《山里人》五易其稿，总算付梓了。我要强调的一点是，《山里人》是小说，大多是虚构，书中的人物是我多年在生活实践中积累印象的综合，绝对不是具体的哪一位。因此，请读者诸君切莫“对号入座”。也借此机会，向关心、帮助《山里人》付梓的各位领导、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！

愿《山里人》给您一种好的感觉。

作者

1996年8月

当电台、报纸第一次发表中国核工业成就的消息时，作为一个中国人，你曾自然地进入极度喜悦的兴奋状态。你知道中国终于拥有了现代化的自卫武器，现代化建设拥有了坚实的基础，国际地位相应地得到了提高。因此，你对为此付出劳动、做出贡献的科学家、工程技术人员、工人、战士，充满了尊敬和感激之情。你大概还知道，他们是一大批常年生活、工作在荒漠、大山深处的“山里人”。

时间在推移。80年代，亿万人民汇成的汹涌澎湃的改革浪潮势不可当。它同样冲击着核工业战线上的山里人。面对“保军转民”的总方针，何去何从？这是每一个山里人必须思索、正视的问题。

应该相信：精神世界的核裂变同样能产生高热，这高热同样能烧毁肮脏、腐败，冶炼出纯真的美；应该懂得：一代人支撑着时代，支撑着事业，身负重荷，艰难前进，这就是历史。

“山里人”粗犷、豪放，甚至还带点“野性”。但，山里人仍不失为令人尊敬的当代的文明人。

——题记

## 第一章

酷夏。半个多月没有下一滴雨。

总工程师申大坚从厂区回到职工生活区的家里时，已经是夜里十点多钟了。他有五十八九岁，长得高大、剽悍。尽管无情的岁月早已把他推进了“知天命”之年，但他的眉眼仍显得有棱有角，目光炯炯有神，鼻梁高挺，面庞冷峻——尤其那个略显尖削的下巴极能反映他的性格。他的身后，跟着厂生产处的副处长孙克。这孙克有四十七八年纪，瘦长的个子，给人一种钓鱼杆的感觉；细眯眯的眼睛里，总闪着讨人喜欢的微笑；白白净净的瓜子脸，光滑得没有一丝皱纹；薄薄的双唇的四周，没有一根胡须。他极力显出一副雍容大度的样子，刚进门，便满脸挂笑地打招呼：“呵，小芳，还没休息，一定是等你爸爸哩。”

申大坚的女儿申小芳此刻正伏案阅读一份资料，听到这声音，不禁抬起头来。她的眉梢高挑了一下，旋即不冷不热地笑笑说：“哦，是孙副处长驾到，稀客！”按年龄和熟识的程度，她该唤他“孙叔叔”，但她偏偏不愿意那样称呼——似乎是亵渎了什么，而总爱称呼他的职务。

孙克掏出手绢儿擦了擦脸上的汗水，故作轻松地一笑说：“小芳，调皮……”以此来掩饰内心的尴尬和不悦。

申大坚朝一把藤椅上一指，说：“老孙，坐吧。”

孙克表示谦恭地点了点头，坐进藤椅里。申大坚把写字台上的电风扇打开后，自己也坐了下来。申小芳从电冰箱里取出两瓶汽水，撤掉盖子，分别放到申大坚和孙克的面前。随后，走进厨房，忙着给父亲准备晚饭去了。

申大坚点燃一支香烟，慢悠悠地抽着。他仿佛是在思忖着什么，那棕色的、堆满刀刻般皱纹的脸庞上，不时地掠过欣喜与忧郁参半的神情。不错，自1970年2月8日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要在我国建立核电站的设想以来，中国核电的奠基者走过了多么漫长坎坷的路！对从事核工业的人来说，谁都清楚，远在1942年12月，世界上第一座核反应堆在美国的芝加哥实现受控链式反应之后，人类便踏上了一个崭新的核纪元。迄今为止，全世界已有27个国家和地区建成418座核电站，总装机容量为30816.6万千瓦，核发电量已占世界总发电量的百分之十六。预计，到本世纪末，全世界核电站总装机容量将达到十几亿千瓦，占全世界总发电量的百分之四十五。秦山核电站终于揭开了中国核电建设的序幕。他——申大坚作为一名中国人，一名长期从事核工业的科技工作者，怎能不感到欢欣鼓舞呢？尤其令他欣慰的是，为了不在核电站的关键部件上受制于人，党中央、国务院确立了自己设计自己安装立足于国内的方针。这样，他所在的这个生产关键部件的国家定点厂，自然就承担了中国第一座核电站——秦山核电站首批关键部件的生产任务，也自然就被历史地推到关系中国核电发展命运的关键位置上！以对“保军转民”而言，这也能充分体现“以核为主，多种经营”的方针。再看连日来以刘清为首的技术攻关组的工作劲头，那更是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……让他稍稍感到忧郁的是，随着厂内各级领导班子的调整，自己很有可能成为退居二线之人。他的这种感觉，并非没有根据。像眼前的这个孙克，最近总爱说：“申总年纪大了，可要注意身体。”他觉得那言外之意分明是说：“你申大坚没有用了，该下台了，该滚蛋了！”他讨厌别人说他“年纪大了”。这并非是对副厂长兼总工程师职务的绝对留恋。他曾参与组织领导过

中国原子弹、氢弹、核潜艇的核燃料元件的研制和生产。他还企盼“名正言顺”地与全厂的工人、工程技术人员一道，为拿出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的第一批高质量的关键部件做些具体的、实际的工作。可是“年纪大了”是事实，他无据可驳，这让他感到憋气。

严格地说，他是孙克的直接上级。平时，厂生产处的工作，都要直接向他汇报。因生产处的处长暂缺，与他工作上打交道的人，也就总是孙克。尽管是这样一种上下级关系，但他对孙克的印象并不怎么好，总隐隐约约地觉得对方是个不愿坦白心迹之人，并有把握住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，而在特别微妙场合还会装聋作哑的本领。尤其他认为德与才都很兼备的刘清的妻子成了孙克的老婆之后，他更觉得对方是个行为猥琐、道德败俗之人——尽管他还没有弄清原因。然而，出于同事、上下级关系，他又不得不经常与孙克接触，应酬对方的一言一行，一举一动。刚才，两个人就是一块在厂区的工作现场与攻关组的同志们研讨过情况后，步行回到生活区的。

此刻，孙克斯文地抿了两口汽水，不时地观察着申大坚面部表情的变化，试图在某一瞬间抓住时机，迅速建立起对话基础。直等到申大坚脸上的皱纹舒展了，又无声地把“红塔山牌”香烟朝他面前推了推，他才声调显得十分谦恭、表情也显得十分虔诚地微微一笑说：“看刘清的那股拼劲儿，真了不起，这是跟您申总对他多年的教诲分不开的。老实讲，我对攻下‘728’产品试验关，持乐观态度。”

申大坚皱了皱眉，眼里掠过一丝怪怨之光。他对孙克一贯喜欢在上级面前说令人发酸的奉承话，是早有体会并批评过多次的。无奈，孙克仿佛上了鸦片瘾，总是不改，他也就不想再多费口舌了。但要说刘清的工作能力是与他“多年的教诲分不开的”，他

可是不敢接受的。尽管刘清喜欢向他请教学问，平时与他的私人关系也不错，他也不愿自诩为刘清的师长。他太了解刘清了——那是个专业基础知识扎实、事业心很强的中年工程技术人员，尽管在个人生活上有诸多不幸，但对待工作却是个顶喜欢打硬仗的人物。申大坚心里暗忖：刘清的知识与能力，是在长期的积累与锤炼中造就的，怎么能跟我申大坚的什么“教诲”扯到一起呢？这个孙克呀，溜、拍也太直露了……至于说对“728”产品试验关“持乐观态度”，谁敢？包括厂长杨国光也不敢出此狂言！那可是一项工艺复杂、技术要求精、质量要求高的工程！尤其面对保军转民的新形势，更是一项时间要求紧迫、关系到全厂几千名职工能否渡过难关的任务……申大坚坐在写字台前，默默地抽着烟。氤氲中的他，冷峻得如同冰雕一般。半晌，他缓缓地摇了摇头，才说：“刘清的一贯表现，是有目共睹的，那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同志。老实讲，在一些问题上，我还要向他学习哩。至于说对‘728’产品试验关持乐观态度，万万要不得。别忘了。科学是诚实的、艰苦的探讨。”

望着他那张冷峻的面孔，孙克不仅感到室内的寒冷，而且心也跟着凉了。但他不想就此罢休。他不置可否地笑了一下。

申大坚眉头微锁，又说：“‘728’产品试验关，是目前各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，是我们认真贯彻‘以核为主，多种经营’方针的具体体现。因此，我建议总工办和你们生产处的人，近期要经常下到试验现场去，及时地帮助攻关组解决一些实际问题。一上班，总坐办公室的习惯，要彻底地改一改了。”

孙克略一思忖，笑道：“您说得对，我是准备这样作的。多接触些实际，会增加许多书本里学不到的知识。明天一上班，我就把您的指示，传达给生产处的同志们。只是，您年纪大了，常下

去，这身体……？”

申大坚轻吁口气，眼睛里不禁掠过一丝悲戚之光——啊，又是“年纪大了”，不中用了，该自动下台了。眼前的这个孙克总说这种话是成心还是无意？是纯属对老同志的关心还是别有什么企图？瞧他那双眼睛，总有一种含而不露的狡黠；他身上，总有一种长期坐科室和管人工作而隐隐流露出的盛气。哦，这种人可真让人难以捉摸……申大坚重又点燃一支香烟。略显矜持地说：“谢谢你对我的关心。现在的我，多做些具体的事情，对心灵才是极好的安慰。”

孙克既像表示驯服又像表示同情地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我理解您的心情——您是老骥伏枥，想在离开总工办之前，再为攻下‘728’产品试验关，为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的第一批关键部件的顺利完成，做出新的贡献啊。”说到这，他把坐着的身子朝前躬了躬，含笑地压低了声音，“申总，恕我冒昧。对总工程师的接班人选，不知您是怎么考虑的？”

申大坚愣了下神，禁不住地把两颗眼睛盯到了孙克的脸上。从对方那隐含着狡黠且又略显紧张的神色里，他猛然悟到了什么；同时，内心里也突然产生一种受轻蔑的感觉。一股激愤涌来，使他无需多加思索地说道：“截至到目前，组织上还没有找我谈退居二线或干脆退休的问题。一旦找我谈了，我想，那总工程师的人选，组织上会考虑得很周全的，肯定是个不会让我们几千名职工失望的人物。”

他的话音刚落，孙克迫不及待地紧问道：“如果有一天，上级党委真的征求您本人的意见，您将提谁？”

哦，人事任免历来是人们所关注的——这话千真万确呀——申大坚见他眼里闪着焦灼的光，心里不禁感到一阵好笑。此

刻，他已完全明白了孙克的心迹，故意要吊吊对方的胃口，便轻描淡写地说：“我还没有考虑成熟。”

孙克一双焦虑得似乎要冒火的眼睛黯然下来，紧接着故作轻松地微微一笑，说：“您的提名，将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。部党组、部企业检查验收工作组，也应该征求您的意见。其实，以您的健康状况，完全可以再干几年，何必要……”

“别说了。”申大坚摆了下手，做了个制止的姿势，“我很了解我自己，我会完全服从组织的安排的。”他隐约觉得孙克又在玩弄奉承的伎俩，心里很厌恶，所以态度越发显得严厉了。

孙克的两颗眼睛像滚珠似地转了转，旋即转了话题：“多年来，您为我们的事业呕心沥血，做出那么大的贡献。可是，您的组织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。这说明我们机关党支部，对您的关心是不够的，最近再开支委会，我一定要把您的组织问题提出来。争取吧……”

申大坚禁不住地皱了皱眉。听对方的话音，看对方那一脸郑重、关切的神情，倒是挺让他感动的。但联想到孙克刚刚提到的总工程师接班人问题，又让他突感到对方是想跟他作交易——企图用珍贵的政治上的承诺，去换取那个总工程师人选的提名。哦，这不是对崇高政治生命的亵渎吗？不错，他是机关党支部委员，过去，经常同我接触，他可从来没有正面跟我提出这个问题，连属于党员帮助群众的谈心活动在他身上都没有过。而今天，他竟突然提出来了，尽管语音动听，神色虔诚，但对一贯喜欢搞伪装的他，让人怎能相信是对党外同志政治上的关心呢？哦，好一个令人费解的人……申大坚出于礼节，淡淡地笑了一下说：“责怪党支部不关心、不重视，那是不公正的。我提出入党要求比较晚，组织上需要对我进行长期的观察和考验这是无可非议的。我

想的不是几时入党，而是自己够不够条件和如何争取的问题。”

孙克马上说：“您的情操是高尚的，胸怀是坦白的。依我看，您基本上够条件了。这只能说明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，在一些单位的阻力还是相当大的。”

申大坚摇了摇头，一脸严肃的表情，说：“不能这样看问题。恢复和完善任何一事物，总要有个过程，有时甚至是个很艰苦的过程。作为知识分子本身，都应该抱着积极、热忱、耐心和执著的态度对待现实的一切。”

孙克听他说完这话，就像被骨头卡住脖子的母鸡，一句话也没有了。他虽然脸上挂笑地连连点头表示同意，可心里却直生气——这个老头子太古怪了，不怨天，不怨地，不发一点牢骚，反倒对我讲起大道理来了！探询他的心迹，他不表露；抛出诱饵，他不上钩。太可气了！唉，看来也只能谈到这儿了……他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，终于站起身来，轻轻地笑道：“耽误您休息了。我该走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一切就按您说的办。”

申大坚点了点头，也站起身来，准备送客了。

孙克转身出了房门，下了楼。他心里忽然袭来一股莫名其妙的烦躁。他竭力让自己的感情平静下来，方才意识到自己的心情是失望和沮丧的。他懂逢迎、拍马溜须、装聋作哑、守口如瓶对处理人际关系——尤其仕途的升迁，都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。然而这些竟在申大坚身上没有产生他需求的那种效应，这使他愤怨不已。他后悔不该陪着申大坚在“728”产品试验攻关组混到这么晚还没休息，他更后悔不该向申大坚提出总工程师接班人的人选问题——要知道，人的高龄正是阅历精深的标志，要让那老头子看穿了自己正奢望着那把总工程师交椅的心迹，那可就太失策了。妈的，太欠冷静、太欠巧妙了！干嘛要说得那么多呢？傻

瓜蛋……空气的燥热，心情的烦躁，使他又出了一身臭汗。

## 第二章

孙克回到家里，脱掉短袖汗衫。随后，把转动着的落地扇朝自己的方向定位后，便一屁股坐到了藤沙发上。

外间的卧室里仅亮着一盏15瓦的壁灯。他的妻子赵卫华上身穿一件跨篮背心，下罩一条粉红色三角短裤，正睡意朦胧地躺在铺着竹凉席的床上。她大概是忽然感到没有凉风了，似乎还隐约听到了什么声响，于是懒洋洋地坐起身来，揉了揉惺忪的眼睛，发现了孙克，才发话：“怎么才回来。吃饭没？”

孙克心里正烦，没好气地说：“出了一身臭汗，连脸还没洗哩！”

赵卫华毫无表情地看他一眼，不声不响地下了床，到门外的公用水池给他打来一盆洗脸水，接着把毛巾、香皂也放到了他的面前。随后，又去厨房给他准备吃的东西。见到妻子这么温顺和勤快，孙克满意地笑了笑，心里的烦躁也跟着减少几分。

大概，因为最近几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的缘故，许多中年妇女都过早地发胖了。赵卫华现年三十六岁，也胖了。但却胖得匀称、适度。十几年前，她可是个身段相当苗条的女子。那时，她作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一名主要演员，不但舞姿优美迷人，而且模样相当出众。姑娘时代的她，个头足在一米六五以上，显得修长、苗条；大大的眼，秋波流盼；细长的黑眉，透出几分秀逸；鹅蛋型的脸庞，白里泛着红润，越发显得光彩照人；一头黑得发亮的头发，是运动式的；再配上那总像溢着微笑的红唇，惹得许多男人都想多看上她几眼。她原来在市里一所中学读书，一九六七年高中毕业。因为她有文艺专长，被当时市里的“造反派”头